

# 中国传统音乐漫谈

周 丽 玲

中国有一个古老的音乐故事：身为京城官员的俞伯牙乘船出游，到了一处山高水秀的地方，不禁琴思满溢，即兴作曲，拿出随身携带的七弦琴，抚琴抒怀。当他心中想到高山的巍峨壮观时，躊躇满志，心怀昂扬之情，手下抚出的琴声铿锵有力而又沉稳苍劲。岸上有人朗声说：“善哉巍巍若泰山兮。”俞伯牙继续任由思绪飞扬，想到流水的清澈婉转时，内心舒畅，琴声转调，悠扬绵长而又冷冷悦耳。岸上听琴者又道：“善哉，汤汤乎若流水兮。”俞伯牙和听琴者钟子期结成生死之交，一年后俞伯牙旧地重游寻访旧友时，得知钟子期因病而亡后，俞伯牙断琴绝音以祭知己。

这是中国武汉著名景点古琴台的来历，也是中国人文文化中重要的一个音乐故事，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知音和音乐的深刻人文价值。

泱泱中华，五千年文明，汪洋恣肆，民族文化的海洋每一条水流都清澈灵秀而深邃博大，富有无穷生命力。中华音乐，有声处似浅还深、似淡还浓、似轻还重，无声处情意款款、思念悠悠、哲思绵绵，正如华夏美好山河一般，巍峨伟岸而又娟丽明慧，成就了音乐本身，更成就了华夏儿女的情思与精神。

中国音乐，从最初简单粗糙土制的乐器发出第一声浑浊暗哑的音符开始，就踏上了一条传情达意，知音共赏，心灵共鸣的道路。

早在距今六千七百年至七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，华夏先民用陶埙和骨哨吹响简单的音符，舞者举起棒和矛笨拙表达胜利或失败后的欢与悲时，华夏音乐开始萌芽。奴隶社会鼎盛的夏商周时代，生产力的发展，不仅带来了乐器的丰富，也带来了生活的新空间与新感受，鼓、钟、铙、磬，充实了音色，从而产生了华夏民族音乐思维的基础——五声音阶，更能生动丰富的表现情、思的多样化，且有了专门为奴隶主奏乐、歌舞的奴隶。到了文武开兴的四百年之周，宫廷已经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。礼乐的完备与规范，也带动了先秦思想的正统与规范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——《诗经》录入乐诗歌三百零五篇，包含有宫廷典章乐舞、祭祀礼乐，乃至民俗歌乐，反映了当时华夏乐章的繁荣与丰富。音乐之美，美得令人如痴如醉。中华文化主流学派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即被尊为圣人的孔夫子，曾深情地赞美过音乐：“闻《韶》乐，三月不知肉味。”可见音乐的魅力之大，它带给世人一种难以言说却领会在心的美妙感受。屈原根据楚地祭祀歌曲编成《九歌》，气势恢弘，情感强烈，称得上是中国的精神情感的交响乐。秦汉时期，“乐府”作为专职的音乐采编、创作、演出机构兴盛起来，乐器也有吹管乐器、丝竹乐器的参与，形式丰富，歌舞的发展也日益充实壮大，出现了将歌舞、杂技、角抵合在一起表演的“百戏”；而音乐律学的发展更是在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。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各民族音乐的交流普遍，文人琴家开始涌现，音乐形式、表演艺术大力

发展。到了隋唐时期，尤其是唐朝，稳定的政治、发达的经济、开放的政策，加上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，迎来了华夏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。皇帝音乐家唐玄宗，创作舞曲《霓裳羽衣舞》，格式工整严密，表情达意，乐、舞和谐，为世称道。白居易赋诗赞美：“磬箫箏笛递相换，击擗弹吹声迤邐。……繁音急节十二遍，跳珠撼玉何铿锵。”中国文学史堪称一绝的唐诗也合律切韵入乐。这一时期，胡乐胡舞均汇入长安，给中国古老的音乐增添了新的营养成分。敦煌壁画“东方药师净土变”中，乐师和舞者有汉人亦有来自西域，图中的乐器则有琵琶、排箫、笙、尺八、箏、篪、笛以及各种敲击乐器，可谓盛极一时。音乐至此发展到鼎盛。至宋，市民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戏曲的成熟。元杂剧、明清小曲、说唱曲种，流派繁多，各成景观。以声腔的流布为特点，经由改革形成了戏曲之冠的昆剧，曲调细腻，吐词讲究，典雅清蕴。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；由西皮、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，在北京初步形成，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。明清时期，乐器发展表现为器乐合奏，北京智化寺管乐、河北吹歌、江南丝竹、十番锣鼓。中国近现代，音乐文化，是传统民乐和西洋音乐的交融。民乐的发展更有深厚的民间活动基础，卓越的民间艺人涌现，如华彦钧一曲《二泉映月》情深意沉，是表现华夏民族音乐文化、精神品质的优秀作品。

中国音乐之美，更得益于乐器之精巧、神奇，没有美轮美奂的中国乐器，也就没有中国音乐的美妙。

小时候，在一本小人书上，看到一则讲陶渊明（中国东晋诗人）的故事，说到他的无弦琴：有琴，无弦。深感神奇：音乐，以音乐人，无弦之琴连音都无，何来乐？陶渊明却深深陶醉其中，诗曰：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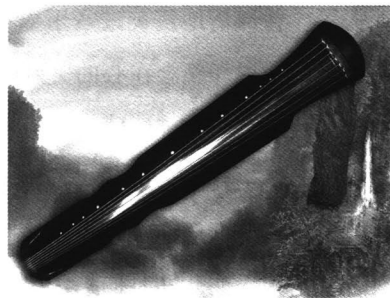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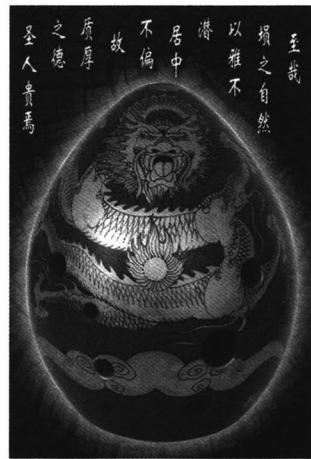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时读了一些古代文学的书，浩如烟海的中国文艺评论中讲到古人对艺术作品的分类评析，大致分为能品、妙品、神品。其中“妙品”不刻意斧凿，不追求完美，但又自成一家，独立而又深刻，别致而又唯美，这才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，明白了陶渊明无弦琴之妙。

本人对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认识，也就从这把无音之琴开始了。

面对音域宽广、音量洪大、音色丰富、刚柔急缓、或轻脆、或雄厚，博大浩瀚、有乐器之王之称的钢琴，谁都会为她的完美无缺而倾倒！可是，中国的传统民族乐器，却因为一份不可言说的含蓄与深沉，谜一般吸引着众多的爱乐人士。

从朴实无华而又历史悠久的埙说起。一抔黄土，做成一个卵形，开了七窍，便有了灵魂，哀切悠长，述说着一个遥远而又无法企及的忧伤故事。音起月沉，心开始思考，七窍开始倾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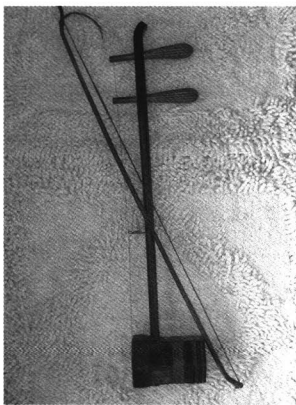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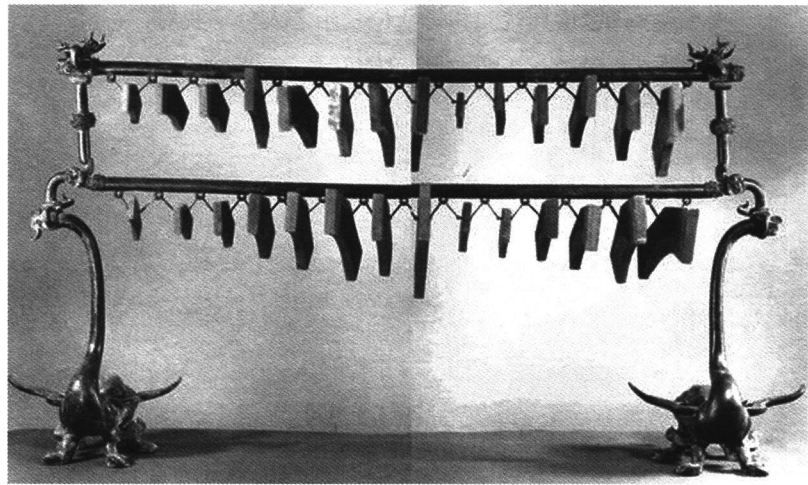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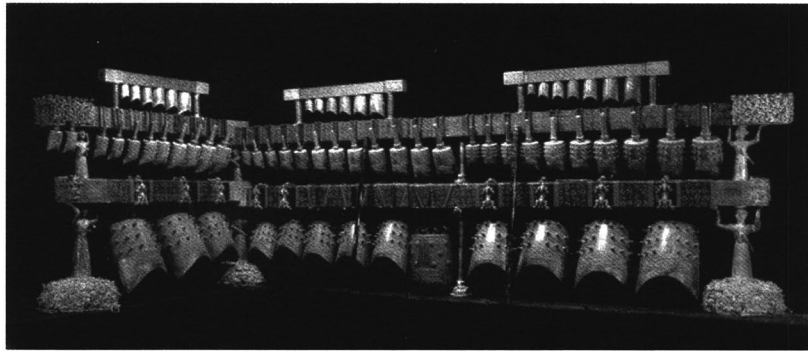
古琴，三千余年的芳华，却如古莲一样，在手指碰触时，



依然开出不染、不妖的洁净之花。高山流水，弦起心动，七丝开始舞蹈……

编钟，是一种打击乐器，用青铜铸成，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，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，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，分别敲打铜钟，能发出不同的乐音。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中的曾侯乙编钟，气势恢宏、壮观无比，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、规模最大、保存较好的编钟，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。编钟音乐清晰明亮，悠扬动听，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，因此又有“歌钟”之称。身在其中，心亦如钟一般，清正威严之气油然而生……

编磬，用石或玉制成，低音浑厚，高音明澈，音色优美，与编钟合奏，近处钟声威武响亮，远处磬声明丽悦耳。



中国民族乐器中的二胡也别具一格。二胡在北宋年间由外域传来，成为江南丝竹合奏中的重要角色。民国时期，刘天华改良国乐，将原来只为戏曲伴奏或用于器乐合奏的二胡，改造成为独奏乐器。带入“中西结合”的音乐语境。体现了中国音乐积极回应西方的自立精神。

一曲《二泉映月》，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听完，赞誉道：“这首曲子应当跪着听。”二胡，构造简单，而音色悠扬，旋律响起，一唱三叹……

“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”琵琶是中国乐器代表之一，

中国名诗《琵琶行》中描写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、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。曲终收拨当心划，四弦一声如裂帛”。写尽了琵琶明亮而有刚性、柔和而又圆润的音色特征。

再说到中国乐器古筝。自古以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之销魂，留下优美的诗篇。张祜在《筝》里有两句“夜风生碧柱，春水咽红弦”写出了古筝音色如水的特点。李白曾写“清筝何缭绕，度曲绿云垂。”另有诗“弹筝奋逸响，新声妙入神。”……美誉何其多。那一弦一柱就是一个有情感、有思想的生命。

“纤指香凝弦上飞，声声柔情寄琴语。高山流水觅知音，谁伴婵娟曲中醉。”弦音流淌时，灵魂也飞扬。

除了打击、弹拨乐器外，中国乐器中的鼓吹乐器别具一格。和埙一样，笛、箫开窍而有了灵性。

中国乐器中的笙、唢呐、葫芦丝，都具有民间特色，有浓郁的地方风味。



愿意真诚的和每一位爱乐之人分享我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感受与领悟。

中国传统音乐，妙不可言！



(湖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)